

范文瀾所論第七種

水經注寫景文鈔

樸社印行

范文瀾所論第七種

水經注寫景文鈔

樸社印行

序

從鄧道元水經注錄成這本小冊子，差不多費了一個月光陰。很顯然，我不是想在水經上做些稽古尋今的苦功，也沒有像丹鉛總錄所說「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的那樣雅興。我這個動作，無非拿幾本舊書消遣苦悶的歲月罷了。因爲如此，所以僅用王先謙的本子，依樣抄下，雖然我也有似校非校似注非注幾條在內，却是無關重要的。王氏校本在衆家中要算最好，可惜把全氏七校本隨手抹煞。全趙藏三本之紛糾，我當然無心而且無力去加入辯論，林頤山斥僞，不知道說些什麼，無意去搜尋來看，不過張石舟辨誣，近在手邊，何妨寫在一起。全本的字，我也採用了幾個。

社會好似黑壓壓一大片野生森林，其中什麼木材都有。越是不材惡木，憑著他所以爲惡木的幾種特質，繁榮超過一切。枝葉扶疏，獨占雨露，



根株布蕩，廣吸養料，良木如何能免於枯槁呢？不信，試翻歷史和報紙，憤世疾俗之士，不是數不清有多少麼？小民呼號哀痛之聲，不是震天動地價響麼？在這樣慘毒裏生活的人們，能有心情去享受天地山川之美麼？

富貴人應該能享受的了，然而未必。他們救國救民，和怎樣刮脂膏榨血汗，日夜孳孳，賢勞個不了，那有閑功夫在山水間徜徉。名勝地方雖然不少花園別墅，不過表彰他們是富貴而已。有時候也會聽說某偉人遊山啦，恐怕是想計策和看風色去的罷。青山麗水間，要是這類人多了，立刻會被血腥銅臭瀰漫著像大雨前煙霧那樣昏暗。

鄉下農夫生在田野裏，配做山水主人麼？不。他們受種種壓迫，很少機會受良好教育，成天作工，智識卑下，那能有鑒賞能力，美自美而人自人，兩者間不發生關係。我說這話絕沒有藐視農夫的惡意。他們忙的是耕種啦，納租啦，伺候田主啦，黃牛害病啦，小鷄被偷啦，……他們是社會的

職蜂職蟻，如何能責以雅人高士的勾當呢？都市中工人更不用提，白天做活動機器，夜裏挺著饑臭蟲。農夫有時還會被美術家在畫片上作點綴品，工人連這些資格也很微。

山林隱遯之士，不櫻世務，嘯傲泉石，在古代確實不少。現在呢？受生活的壓迫，受勢利的誘惑，恐怕全跑進城市裏去了。而且賦歛苛暴，盜賊橫行，不容他再在山中高臥。要不是，何以秦淮河花船裏住滿了當世賢豪，首陽隆中却寂寞無聞呢？其實，躲避到山中是無用的弱者，諸葛亮要永不出而用世，也無非一個吃飯者而已。這話很可以給賢豪們解嘲。

各人的性情不同，職業不同，環境不同，當然不能像上面所說那樣簡單，那樣武斷。可是天地山川之美，的確沒有盡量開發，給人類享受，我先說幾種點污山川的東西，要先剷除這些，然後說別的。

1. 花園別墅 富貴人在優勝地點，蓋所大房子，鐵門終年關著，禁止

閑人觀光，好像一口金棺材放在那裏，沒有人敢想鑽進去。也有開放的，燿煌華麗，照耀心目，使人想起世上貧無立錐的多麼痛苦。

2, 殯屋墳墓 因為迷信和習俗，把人鬧成昏蟲一般，裝死人的木匣子，火化了多乾淨，却定要找牛眠吉地，不勞而獲好子孫，能做高官發大財。於是，許多田地山陵，給死人佔據了。從經濟方面計算，這類損失非常可驚。從審美方面著想，漫山遍野大小土饅頭，譬如人身上長無數疙疸，何等難受。

X 3, 僧寺道觀 宗教是害人的麻醉劑，愚誣，奸詐，陰賊，勢利種種惡事，全是所謂宗教家的特長。宗教建築物存在，就可證明社會依然野蠻。非澈底洗刷這些污點，不能表示真正文明。

4, 古蹟 人類有戀舊思古的惡根性，實在是條絆馬索阻礙進化。譬如說，姜太公在這塊石頭上釣過魚，我們知道了有什麼意義？止有科學是文

化的真髓，順著科學而建設的，才是鮮艷無比之花。事物已經過去了，與垃圾矢穢何異？人在垃圾堆上茅廁板上徘徊贊歎，我們不笑他是瘋子麼？

上面所說，平常都認為點綴風景的必須品，——第2項除外——我却全看作白布上點點蠅惡，非剷去不可。首先把那片野生森林整齊一下，惡木悉數伐去，良木排得有條有理，教他平均地發展，欣欣然而向榮。再把墳墓古跡毀滅，寺觀別墅之類，改作養老院幼稚園和學校。利用水力建設工廠，城市中栽植森林。因為交通便利，深山裏造起許多村落，人在平野都市作工，晚上可以回到山裏去娛樂宿息。按照科學及藝術的指示，一縣一省一國乃至世界規律地普遍地美化了，人在這樣優良空氣中生活着，有作工讀書娛樂的一定時候，衣食無慮，貧富不爭，機詐消滅，浩浩蕩蕩努力向著文明路上直奔前進。那樣，無地不表現藝術，無人不享受藝術，

真所謂山水有靈，當感知已於無窮了。

在沒有走入這個大樂園以前，我們只好在垃圾堆裏找些水經注文章解解悶，因為見了真山真水反生氣。范文瀾。

平定張石舟穆全氏水經注辨

今世之讀水經注者，必主戴震本，次則趙一清本。穆案兩家於此書皆不爲無功，至鑿山通道，則謝山全氏之力爲多，兩家皆拾潘於全氏者也。

一清治水經，謝山屢稱之，題辭曰，枕人趙一清瑰，奇淹雅，極多致證。而其書至乾隆丙午始刊行，

在戴本既行之後十三年。戴本刊於乾隆甲午然戴氏則必嘗窺見全書及趙書而竊據潤

飾以爲己有者也。戴以校正此書博世名，膺懋賞，其最得意者兩端：一

曰，據永樂大典原本也；一曰，分別經注不相牽溷也。大典弄翰林院，獲

見者少，穆於辛丑之秋，幸得親覽秘書，用明以來通行水經注校出一部，

即明知其譌，亦必照改。勸戴書始覺其詐。老友王君護軒告余曰，謝山稿本今尚有十

數冊藏鄞之月船盧氏。穆問可致否？護軒曰，試爲子訊之。盧氏重護軒誼

，別倩書手傳鈔十卷并謝山題詞目錄一卷，於甲辰春附公車寄到。余用以

合校兩家，然後知戴趙皆竊據謝山書，卽分別經注之說，亦權輿謝山，但

整比加密爾。謝山之功不容沒，則戴隨之書，皆不可不辨。

四庫全書總目水經注四十卷，永樂大典本。此卽戴震所校上之本也。

提要又稱爲官校宋本。

武英殿用聚珍版印行。

杭州有坊刻袖珍本。

提要曰：「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

本，惟朱謀埠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案

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見疊出，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

字者。」此提要不知何人撰進，然其論必倡自戴氏，則卽戴氏之言也。

穆案今翰林院所弄大典乃嘉靖中照南京原

書重繕之本，水經在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水字韻

內。十六卷今合爲八巨册，乾隆中抽去覆葉，率合兩卷爲一册。其餘江河淮濟諸韻中一一細檢，

更無徵引水經之處，

大典引書原無定例，然全部收在各韻者，輒不復散見各韻。

然則戴所據校之原本，卽此八

巨册矣。乃云，各案水名逐條參校，何也？永樂時所據自係宋元舊槧，許

君印林買得明人世業堂寫本水經注，以大典本校之，十符八九，蓋卽據宋本移寫也。序脫深訂營也。至汪濟交奇半葉十一行二百十九字與柳大中所見同。而移寫草率，譌

文脫句，層見疊出，大典蓋較他刻本爲尤甚。今以通行舊本校之，大略不殊

，開有一二字覓出舊本上者，戴氏已大半據改。偶有改之不盡者，則以先橫各書於胸中，反請大典爲誤，不足據也。如漢改樓蘭爲鄯善，河水篇凡六處俱作鄯善，兩文俱從邑，世襲堂本同。以義定之，鄯善蓋卽善善從長之義，國名故增邑於旁，猶山水字偏旁之例耳。善長所見漢書如此，宋元舊槧水經注如此，至爲佳證，豈可因今本漢書下一字不從邑，而謂舊本無誤乎。又如何渠書「王吳」，河水濟水兩篇皆引作「王昊」，舊本皆然，大典同。爲昊爲吳，誠難臆定，然校存異文則可，要不得據史漢以改水注；而戴氏皆未及致思也。至提要所云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此又八巨冊中絕無之事，戴氏恃大典秘書，學者無從窺見，遂敢造言欺人，以掩其盜竊前人之迹，居心殆不可問。戴校每曰，「近刻訛某。」夫近刻訛云者，對原本不譌而言也。原本何指，指大典也。而余以原本校之，其出於大典者半，出於戴氏之校改及撰他人所校以爲已校者亦半。原書俱在，世必更有獲見之者，取以相照，戴

氏之詐亦見矣。又有不言所本遑臆輒改者，如灑水篇即河水五之右部城，即地

志濕沃之后父城，戴氏不知后乃右之謬，而改右曰左，意謂劉淵嘗置左

部城於汾側也。豈知兩地乃風馬牛不相及乎？

王梓材曰（今按渭水所經與右部城東西懸絕，河水五亦無右部城三字

，此當是張氏誤記。）汾水篇汾水又南逕白馬城，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

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西，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晉魏兩郡城

畫然明白，戴氏無端改晉立曰魏立，所謂魏者，曷指乎？是以不狂爲狂也

，而若此者又不可勝舉也。

段茂堂撰戴氏年譜曰，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按楊雲明以來無善本者，爲回護大典本地也

。此云自北宋以來無善本者，爲戴校所管領也。然謝山云水經自初開雕時已不可問，則茂堂此說乃相傳定論。先生讀此書久，得經注分別之

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

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

次所過州縣，如云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湖縣西以終於

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不言故城，注必言故城，此例最確。然注言故鄉，乃以證明經文，知縣邑不因縣治流移，且有漢縣魏縣明明一城而仍稱故城者，自來。知此而後知鄭亭用兩漢地志經非好異而然。

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今按以過逕別經注，本於趙一清。得此三例，迎刃分解，故能正經注之互譌云云。」又與梁

曜北書謂更誤刪義，功之細；區別經注，乃功之大。東原氏約知之而剗爲之也。穆案茂堂惟以分別經注爲戴氏一人之創獲，故疑今行趙本純屬參取戴書爲之，而謂梁氏昆仲爲侵戴而助趙。今案謝山題辭曰「經文與注文頗相似，故能相溷，而不知熟玩之，則固判然不同也。經文簡，注文繁。簡者必審擇於地望，繁者必詳及於淵源。一爲綱，一爲目。以此思之，思過半矣。」此分別經注，始謝山之堅據。謝山沒無子，書稿存門人家，戴氏從何處窺見，雖不可推測，趙之謙曰，戴東原曾至甯波。然以直隸河渠書事例之，則此君之好盜人書，素性固然。茂堂乃曰：「東原氏之德行，非盜竊人物以欺主

上天下者也。」其然，豈其然乎？一清與謝山同治水經，大注夾注，既從全本，則其分別經注，亦必從全氏無疑。故茂堂戴氏年譜亦不敢固持前說，而調停其辭曰：「趙書校正字句，及剖析地理最詳，而更正經注一如戴本者，蓋趙精詣絕羣，鄧全謝山太史七校是書，深窺秘奧，兩公交最深，或閉戶暗合，或麗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是可以知學問深醇，卽未相謀面，所言如一。且趙書經錢塘梁處素校刊，有不合者，據戴本以正之，故今二本大段不同者少也。」以上皆段語。然茂堂畢竟只見趙書未見全書，故重復申辨如此。假令早見謝山題辭，又何能爲其師諱乎？段與梁曜北書後所舉注誤爲經四條：一河水又西逕屬賓國北；一又西逕四大塔北；一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謂凡屬此等，戴分注校語甚詳，何以趙氏不置一詞？今案此三條，謝山早以盡歸於注，趙用全本，故不復加案，猶於卷首全氏七校本下顯言之曰：「謝山謂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臥病中忽悟其義，馳

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余云云。」若戴氏竟久假不歸，用以詫於世曰，此我之獨得也。茂堂曰，「僕從遊日久，未嘗言有所聞之也。」此語正足坐實戴氏罪狀耳。至第四條所舉河水又東洮水注之一節，尤謝山得意之筆，題詞中既特著其說，經文下又加校曰，「此條經文洮水入河而第十六條又有洮水入河，則是有二洮水矣，胡渭因改此之洮水以避之。不知此條是經文以下十五條皆注，則正是此條洮水之釋文，非別有一洮水也云云。」戴氏其有所聞乎？無所聞乎？恐百喙而無以自解矣。

最可異者，謝山謂經注混淆，止於河濟江淮渭洛沔七篇，而戴所改正者，亦止此七篇。此七篇余祇見謝山所訂河水五卷。今以題詞覈之，謝山曰「余所定河水經文不過五十三條，」而戴本經文亦止五十六條；謝山濟水三十二條，戴三十四條；謝山江水二十二條，戴三十四條；謝山淮水八條，王梓材曰今按此五校本所定，攷七校殘本，淮水實十二條，沔水實十九條。戴十四條；謝山河水十八條，戴二十條。

王梓材曰，今按實二十五條，張氏誤記。又按渭水十五條，洛水十條，全戴俱同。以河水一篇準其餘六篇，雖所訂未必一

同，要其發凡起例，謝山實爲讀水經注者啓其蓬心，故謝山之功，必不容

沒也。又題詞此節後，有注曰「一百七十篇中漳水獲水泗水三篇亦尙各涸

一條，乃是偶誤，非若七篇之寸寸分裂也。此三篇皆未見。而戴氏於濁漳篇亦刪正

經注相聯「之漳水焉」四字於獲水注。又東過齋縣南隄水北流注之十二字改

注爲經於泗水經，又東逕山陽郡六字改經爲注，其即謝山所稱各涸之一條

與否，亦約略可知矣。王梓材曰今按此三條全氏於濁漳篇首行云，有異文，今變。於獲水改注爲經，於泗水改經爲注，與戴本悉同。

戴本河水第一篇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校云「此

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又

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校云「此十三字當注內之小注，故雜

在所引山海經之間。」穆案謂鄒君作注有大注，有小注，有注中注，乃真

全氏之創論，趙一清從之，戴氏并此說而勦竊之，亦不云前有所承也。何

哉！謝山謂道元注中有注，題詞明著其說曰：「是言也前人從未有及之者，首發之先司空公，實爲勗獲。其後先宗伯公始勾出朱墨分其界，先大父贈公又細勘之，至予始直令繕寫爲大小字，作爲定本。」據此知盧氏所藏者乃割裂稿底，非定本也。所謂得之先世舊聞者如此，而提要顧深斥之曰，「所云先世舊聞，不識傳於何代，載在何書，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詭稱授受。」夫明言先司空，先宗伯先大父，何謂詭稱授受？明言實爲勗獲，何嘗謂古有如此水經注本？皆緣題詞蘊霾，趙書略標大指，不能明晰，戴氏既瘖不肯言，書局亦遂含糊下斷耳。

乾隆間直隸總督方恪敏公嘗延趙氏撰次直隸河渠書一百三十卷，繼復延戴氏刪定爲百有二卷。會恪敏薨，書未奏上。夫經始著書甚難，踵事修書稍易，古今之通義也。然其功皆不容沒。戴氏乃不欲自居於易，遂深沒一清草創之勞，雖以茂堂從學之久，其與論此書者非一端，亦不聞戴說更

有藍本。直至何元錫從小山堂寫其副來，然後人知戴書卽趙書，茂堂重復申辯，而其盜據之迹，卒不可掩也。戴氏既據有趙書，乃於唐河卷中附趙盧奴水攷一篇，曰，杭人趙一清於地理之學甚核，嘗遊定州爲州牧姚立德作盧奴水攷，並附於右云云。一似趙氏絕無與於此書然者，作僞顯然，可爲鄙歎。茂堂又曰，「趙雖精於地理，而地理之學尙不及戴，文章之學，亦不及戴。」此語良然，然不得因其學不相及，遂謂盜據之無傷。使戴氏標明原書而刪之補之，豈不甚美，何乃爲此穿窬之行乎！尙論者所爲深惡其人懸爲世戒也。

程易疇五友記「國家大集四庫全書，東原與纂修官翰林所校太傳禮水經注方言諸書，皆編入全書，而水經注更邀御製詩冠之篇首。同時有趙一清者，亦治是書，校讎注所得多於東原。其書出，人皆珍異之。然東原書能以經之下互於注者，出而還之於經；注之上互於經者，擇而歸之於注。

：於此益見東原之不可及。穆案程氏以趙書與戴書並論，殆亦不能無疑於戴。否則如今官校本，趙氏之美戴俱有之，又何多於戴之與有？然仍以校正經注之功歸之，則亦知有趙書，不知有全書也。晦顯有時，竊意謝山精神必不遽歸冥滅，世有得其定本而板行之者，昕夕望之矣。

提要曰：『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戴氏年譜亦曰：『大典本較勝於各本，又有道元自序。』

穆案原序戴氏亦略有增改，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無下各增一所字；不能不由深訂營也，訂改屏；條貫手夥，手改系；即大中鈔本有此序後半七十二字，趙引亦作系夥，戴據趙改，或梁依戴改，未敢臆決。然謝山題詞，引此二語作手夥，則必柳本亦作手也。世業堂寫本作手。庶備忘談之矜，矜改私；其餘改定字體，校正譌誤者，又六五處。

戴氏謂水經爲三國時人作，此語亦本謝山。見題詞。

戴氏自訂水經注次序，以河江分一大綱即謝山南濱北濱之說，而稍變通之

。見敘
目。

趙一清以書末日南水文爲一篇，今行道本猶然謝山謂此乃斤江水篇之附錄，舊目不可非。戴氏官私兩本，俱合斤江日南爲一篇。

茂堂稱戴氏因胡朏明南北灤溪之誤，霍然大悟，將經注畫清。穆案辦南北灤溪之誤，正是謝山事。鮪埼亭集卷三十四有水經灤溪帖子東慎甫一首，其證甚明。然謝山集向無刻本，直至嘉慶甲子，徐姚史夢蛟始爲刊行，宜戴氏之敢於盜據耳。

若夫趙水經之刻也，則嘗聞其說於鹿邑徐松坪丈矣。丈盛德君子，不妄議論人，告余曰，乾隆乙巳丙午間，畢秋帆中丞巡撫河南，有奏銷積案，欲不任胥吏，得一明算之人詳核以聞。時東潛之子載元段氏以爲一清之孫刊行，其實誤也。以資郎需次大梁，或薦其知算，畢召入，進下數十籌，箴箴立辦。畢大賞異，以此登薦剡，未期歲擢知歸德府。鹿邑歸德屬，徐數以應試至郡城，故

知其刻水經事極詳。初學之索書載元也，見畢序載元卽遣僕走浙中，恐父書

或不當舉意，以巨資購謝山本而倩梁履繩、王繩兄弟合併修飾之。朱文翰作

謝山漢書地理志釋疑序，所謂水經校本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是也。乃畢雖爲

趙書作序，載元仍延梁氏兄弟於署，任校刊事，卽今行趙氏本也。意必與著錄四庫之

本有異同，俟考。今以盧氏所藏謝山稿底校之，其蹈襲之迹跡猶可一一覆按。然是載

元及梁氏兄弟之過，不應追罪一清，蓋與戴氏之躬行纂奪者有間矣。

全氏經文注文注中注分三層寫，趙本仍兩層，而謂爲注中注者，則狹

其字。趙本注中注與全亦微不同。

全氏引周嬰、扈林及本朝二顧閣胡諸書處，趙本一一皆合。

全本引一清校語，如河水篇說經記絲襪條，東西二太樓條，洛水篇說明谿

泉條，穀水篇白超壘條，渭水篇封山卽邽山條，今行趙本乃皆無之，未解

何故。就所及見之十卷約畧言之。今案趙校副本藏全氏者凡二部，故所引趙說有出於今行趙本之外者。趙辨蒲城卽蒲城之謬，及引金

全氏水經注辨

元人集處，全本皆無，蓋卽直隸河渠書之緒言。

河水出其東北阪七字，全本併經爲一條，注通爲一篇，趙本戴本仍析而二之。

又如河水篇又東過櫛中縣北條，又東過天水北界條，至河目縣西條，

又東北過東阿縣北條，又東過荏平縣西條，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條，全本

皆注，王梓材曰此卷傳鈔，趙本戴本皆經，此或梁氏兄弟傳戴以改趙，如茂堂云

云也。王梓材曰今按榆中縣北天水北界二條，全氏作注，河目縣西東阿縣北往平縣西三條，全氏實作經，張所云云，傳鈔者誤也。至高唐縣一條，全氏於下文別出經文，故以此條爲

注，與戴趙不同。長壽津下河之故瀆出焉六字，委粟津下左會浮水故瀆六字，浮水至

東武陽入河下又有漂水出焉六字，全趙皆經，戴則注。佚簡十三篇，謝山

總綴書未，見叙目。趙附相比諸水之後。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謝山加校曰，

「按南陽郡名，非縣名也，元和郡國志按國當作縣引此文作南陽魯縣西，趙一

情本從之。不知自秦以來無魯縣，魯縣之名，但見於左氏耳；予參考之，

乃南陽之魯陽也。』據此是全本較舊本增魯陽二字，趙本較舊本但增一魯字也。而今趙戴兩本俱作南陽魯陽縣，趙本下加校曰，『按近刻脫魯陽二字，』而不言何本不脫，何本增此二字，其爲取之全本甚明。若今行趙本，則又梁氏兄弟據兩本增之耳。得此一證，案驗愈分明矣。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盧文弨輩實拾補用武進臧氏所得緯雲樓宋本校無序曰二字。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

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

不潤；盧本無兩所字，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

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盧本作經。拾補云，大典作記，今從臧本。

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

賦所述裁不宜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

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盧本作賦。拾補云大典作蹟，余疑是蹟字，今見臧本果然。者，極聆州域之說，而

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

山之趣，長違聞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

觀隅三反盧本作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

，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

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虛本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

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支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纏，訪瀆搜

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

注之限。但縣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

不同，川渠隱顯，書圖是負拾補云疑是實字。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

渚交奇，拾補云、書中亦每以奇爲歧。洞湍決復，躑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

難言，輕流細濛，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

易。虛本有耳字。拾補云、大典無耳字，臧本有。

王先謙校水經注例略節錄五條

一校官本。

四庫提要稱官校宋本。

乾隆中袁集永樂大典，就所引水經注排比原文，鈎

稽近本，武英殿聚珍版印行。其後蘇州福建皆有刊本。茲取用互校，與朱趙同者，列爲正文。而雙行標注異文於下，以祛歧惑。當時校上此書，

出戴震東原之手。戴氏號稱究心鄒亭之學，自有刊本行世。預修四庫全

書，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此本。

見官本案語。

而趙氏之書先成於乾隆十九年，趙見

本自

至五十一年丙午，始謀鈔版，

見趙本

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後。世罕觀大

典元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爲弋取；然聖明在上，忠正盈廷，安有此

事。且書中增補刪改，多至七千餘字，既著之案語中，其訂正各條，明

注本文之下，並非盡出大典是纂修時或旁攷羣書，或獨伸已見，亦未嘗

隱而不言也。趙氏覃精極思，旁搜廣證，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數

十年考訂苦心，一旦爲中秘書所掩，因之俗論滋紛。今於官本案語下並

列趙氏所釋及刊誤各條，俾讀者知右文盛世，秘籍應運而呈奇；而鴻生稽古之功，亦不至聽其湮沒，庶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諸家聚訟，若段玉裁茂堂見經韻樓集魏源默深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張穆石舟見近刻全校本經注附錄中各執一詞，存而不論可也。

一校朱本。明中尉朱謀偉鬱儀所箋，趙氏本之以作刊誤者也。朱氏之前，水經注本著稱者有二：一，黃省曾刻於嘉靖甲午；一，吳暉刻於萬曆乙酉。朱氏復與其友謝耳伯孫無撓蜚商權校讎，以成此書。萬曆乙卯齊安李長庚序而刻之。崇禎己巳竟陵譚元春鍾惺等加以評點重刻之，所載箋語，頗有異同。至趙氏稱真州鏤板，竊朱箋爲已有者見趙附錄今未得見。有新安歙西黃晟曉峰者，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刻水經注，前列歐陽支黃會王世朱謀李長庚五序。文皆見趙附錄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氏與朱箋合，豈卽趙所稱耶？

一校趙本。趙讀鄙書，首爲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弼鄙亭之違；其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爲刊誤十二卷。今併散入正文下，俾讀者開卷瞭如，易於尋究。鄙注字分大小，發自全氏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冊面題籤，刻畫精善，極爲我友繆筱珊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真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蓋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以初本爲主。

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孫氏自記略云：「水經向無善本，予驟讀之，便知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寧戴東原本，多與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鄙不同者，不敢附和也。」

一參校各家。全氏七校本水經注晚出浙中，慈谿林頤山晉霞斥其僞造，抉摘罅漏，至數十事，頃歲刊行，茲編一字不敢闕入。

胡渭禹貢錐指例略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今按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咸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鄒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鄒注於漂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禹貢錐指例略

目錄

齊都賦佚文

一頁

孟門山

六頁

懸度

一

三累山石室

七

泐澤

二

漢魁

八

黃沙

二

桑落酒

八

積書巖

三

夷齊墓

九

土樓

四

華岳

九

畫石山

四

函谷關

一一

高闕

四

魏城

一一

白道嶺

五

巔幹坂

一二

呂梁

五

砥柱

一二

風山

六

石隋山

一三

目錄

一

目錄

二

關流	一三頁	絳水	一九頁
教水	一四	涑水	二〇
虎牢	一五	鹽池	二〇
石城山	一六	百梯山	二一
新臺	一六	謁泉水	二一
莘亭	一六	原過祠	二二
聊城縣故城	一七	晉水涼堂	二三
碣石	一七	白騎塢	二三
管涔山	一八	滎口石門碑	二三
東西溫溪	一八	祝龍泉	二四
羊腸坂	一九	朗公谷	二五
冠爵津	一九	大明寺	二五

華不注山	頁二六	西巖	三二頁
秦王陵	二六	沮洳山	三二
瑤溪	二七	西流水	三二
七賢祠	二七	美溝	三三
天門	二八	雞翹洪	三三
焦泉	二八	洹水枝津	三四
太公泉	二九	望夫山	三四
沁水	二九	抱犢固	三四
巖巖水	三〇	鄴西北三臺	三五
陽阿水	三〇	牛首山	三六
司馬孚造石門表	三〇	斥漳故瀆	三六
華嶽廟	三一	荆軻館	三七

目錄

金臺	三七頁	曲逆水	四三頁
石泉固	三八	廣昌嶺	四三
燕王仙臺	三八	徐水源	四四
孔山	三九	郎山	四四
御射臺	三九	石門	四五
倒馬關	四〇	石穴	四五
滹水自倒馬關至鴻山	四〇	白澗溪	四六
委粟山	四一	藏刀山	四六
堯山	四一	涑水故瀆	四六
黑水池	四一	巨馬河	四七
安憲縣	四二	紫淵	四七
陽城淀	四二	督亢溝	四七

燕京山大池	四八頁	大翻山小翻山	五四頁
南池	四八	落馬洪	五五
白狼堆	四九	西湖	五五
永固堂	四九	清泉河	五六
白楊泉	五〇	居庸關	五六
平城縣南	五〇	獨固河	五六
寧先宮	五一	孟廣喇	五七
平城縣東	五二	伏凌山	五七
火井	五三	夏澤	五七
靈巖	五四	盤山水	五七
橋山溫泉	五四	博陸城	五八
雁門山	五四	石門口	五八

自

錄

五

目 錄

六

觀雞寺	五八頁	缺門山	六二頁
石挺	五九	廣陽北山	六二
大碣石山	五九	景陽山	六三
鷓鴣山	六〇	景陽山都亭	六三
檀山塢	六〇	廣莫門	六四
一合塢	六〇	神虎門雲龍門	六四
雲中塢	六一	戶鄉	六五
熊耳山	六一	石鼓	六五
百稱山	六一	藉水口	六六
孤山	六一	灤水	六六
伊闕	六二	渭水	六六
峽石	六二	白龍泉	六六

吳山	六七頁	溫泉	七一頁
礮溪	六七	養水	七一
逍遙園藕池	六八	龍淵	七一
華山	六八	栗州	七二
漢水北山	六八	太室山大潭	七二
南嶸北嶸	六八	蔡昭冢	七三
百頃山	六九	張伯雅墓	七三
秦岡山	六九	龍淵水	七四
劍閣	六九	潛水	七四
墨山丹崖山	七〇	彭祖樓	七四
大孟山	七〇	蠡臺	七五
蒙柏谷	七一	雷澤	七五

目
錄

目錄

歷山	七六頁	諸葛高墓	八一頁
萊蕪谷	七六	女郎山	八一
泰山	七七	胡城	八二
驛山	七八	小成固	八二
丁溪	七八	寒泉	八二
熏治泉	七八	猴徑灘	八三
委粟山	七九	陽都坂	八三
麒山	七九	敖頭	八三
石井	八〇	嵐谷	八四
七級寺	八〇	鱸瀨	八四
土山	八〇	澗灘淨灘	八四
漢中	八一	武當山	八五

漢陰臺	八五頁	王子雅墓	九〇頁
魚梁洲	八五	大洪山	九〇
習郁魚池	八六	溫水	九一
大暑臺	八六	北溪	九一
澹口	八六	八公山劉安廟	九二
三江	八七	景山	九三
芳菊溪	八七	青溪	九三
張詹墓	八八	成固城	九四
九渡水	八八	熊耳峽	九四
金山	八八	永安宮	九四
女靈山	八九	八陣圖	九五
魯陽關	八九	白帝城	九五

目

錄

目 錄

一〇

廣溪峽	九六頁	峨眉山	一〇二頁
巫峽	九六	堂琅縣高山	一〇二
丹陽城	九七	瀘津水	一〇二
歸鄉縣故城	九七	更始水	一〇三
空冷峽	九八	西捲縣	一〇三
插窰	九八	咸驩	一〇四
人灘	九九	松原	一〇四
黃牛灘	九九	林邑城	一〇五
西陵峽	九九	林邑城外	一〇五
陸抗城	一〇〇	恨山北溪	一〇六
江南諸山	一〇一	嵩梁山	一〇六
宜都城	一〇一	陽欺崖	一〇七

夷望山	一〇七頁
白壁灣	一〇七
三石澗	一〇七
綠蘿山	一〇七
平山	一〇八
枉人山	一〇八
尉佗舊治處	一〇八
都梁山	一〇九
九疑山	一〇九
衡山	一一〇
吳芮冢	一一〇
瀟湘	一一一

編山	一一一頁
藍豪山	一一一
冷君山	一一一
靈石	一一二
滇陽峽	一一二
觀岐	一一二
堯山	一一三
耒水十四瀨	一一三
華山	一一三
耒水	一一四
洋湖口	一一四
贛水	一一四

目 錄

目錄

廬山 一一五頁

玉筍竹林雲門天柱精舍 一一〇頁

石門水 一一六

怪山 一一一

石鏡 一一六

洩溪 一一一

廬山瀑布 一一七

石橋 一一一

廬山南 一一七

嶧山 一一二

遂安縣南溪 一一八

成功橋 一一二

天目山 一一八

嶧山嶧山 一一三

紫溪 一一八

太康湖 一一三

蘇姥布 一一八

桃浦 一一三

定陽溪水 一一九

蘭風山 一一三

秦望山 一一九

漁浦湖 一一四

麻溪 一二〇

水經注寫景文鈔

河水卷一

齊都賦佚文河水條

徐幹齊都賦曰「川濱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

懸度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條

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七百梯，度已，躡懸緦過河。河兩岸相去成咸佛國記作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卽所謂屬賓之境，有盤石之墮，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緦橋相引漢書杜欽傳作繩索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官本曰，「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爲正。」阻險危害，不

水經注寫景文鈔

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秣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爰飲也。有白草，小步馬，刊誤曰「漢書西域傳作有白草，出小步馬，今補正。」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

河水卷二

渤海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條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渤海，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至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滄，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朱鏡曰「電御覽作雷」爲隱淪之脈，當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矣。卽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也。

黃沙又東過隴西河關縣條

河水右逕沙州北。

官本曰「案右近類說作又。」

段國曰：「澆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黃沙

。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糶于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于是取號焉。」

積書巖又東過隴西河關縣條

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北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巒巒，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官本曰「案達近刻作逮。」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爲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川趙改州。刊誤曰「秦川黃省會本作秦州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

水經注寫景文鈔

四

土樓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樓

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依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鬪駟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

河水卷三

畫石山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條

河水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畫若虎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

高闕屈從縣北東流條

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下。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

岸雙闕，善能雲舉

宋鑑曰「大事記注引此作巖然雲舉。」

望若闕焉，卽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

。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白道嶺 又東過雲中積陵縣南條

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掘之不窮。

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

楊守敬要刪曰「按琴操序有河間雅歌二十一章，今本殘缺，

此琴慎相和雅歌，當在河間雅歌中。」及其跋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頽基焉，沿溪亘嶺，趙刊誤曰「互當作互」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也。

呂梁 又南過赤城東條

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

水經注寫景文鈔

而爲呂梁洪。其山巖層岫衍，潤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濟電洩，官本曰「案電近翻作雲，」趙改濟爲奔。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關，全本昔字上有淮南曰四字。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隄石縣西。」今于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頓並朱作乃。『箋曰過頓字訛，當作過阻。』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卽呂梁矣。在隄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

河水卷四

風山又南過河東北風縣西條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略無生草，蓋常不定，衆風之門故也。

孟門山同上條

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全據太平寰宇記所引補與龍門山相對六字。山海經曰「孟門之山上多金玉，其下多黃粟湍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關，呂梁未鑿，河出

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隘。』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墮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尙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最怒，鼓若山騰。潏波頽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馴馬之追也。

三累山石室

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條

橫溪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爲崑崙邱，斯山豈亦崑崙邱乎？山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於曠谷。側谿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廬，連扁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

舊字處，尙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滑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卽此也；而無以辨之。

漢魁又南過汾陰縣西條

河水又南，漢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潰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漢魁。

桑落酒又南過蒲坂縣西條

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曰蒲城。」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朱

曰：「懸食二語字有脫誤，考洛陽伽藍記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六月中以罌貯酒曝日中經旬，酒味不斂，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饋，命曰鷄觥。」齊民要術云：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爲上時春酒，正月晦日收水爲中時春酒。」趙樞曰：案宋李原注東坡詩，胡三省注通鑑，引水經注語正同，則知相沿已久。」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縮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侔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趙樞曰通鑑注作馨遠。方土

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顯，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夷齊墓同上條

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闕關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也。

華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條

左邱明國語云朱輔曰案巨嶽事在薛綜西京賦注引古語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

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迹仍存。華巖。」

楊守敬要刪補道曰，「當作今足跡在首陽，手掌之跡，仍在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

山川，出江河，所謂巨靈最嶽，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岳

而觀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

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此南入谷七里，

又屈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陟，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旁稍進，逕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像直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搦嶺矣。度此二里，便屈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塞實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上下觀之分均矣。

全云「按唐王涯有仙掌辨，見唐文粹。」

函谷關同上條

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坂旁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巷以濟滯矣。歷北出東嶺，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缺，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關之直北，隔河有脣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颺者也。

鏡城又東過陝縣北條

戴延之曰，「城南依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沒處。」又云，「石虎載經于此沈沒。三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惟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余以爲鴻河巨瀆，故應不爲細梗躓

湍，長津碩浪，無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日夕潛渡，墜坑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

嶺幹坂又東過大陽縣南條

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嶺幹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嶺幹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幹橋也。傳說僖隱，止息于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砥柱又東過砥柱間條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旣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趙釋曰，全氏曰，趙冬曦云，砥柱山之六峰，皆生河之中流，夏后所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即所謂三门也。都穆云，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中，管河至三门，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门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

柱，崇約三丈，周數丈，山在鏡城東北太陽城東也。」
以三門爲砥柱者誤也。

石澗山同上條

石澗水出石澗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峰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

閿流同上條

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案地誥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閿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閿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案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閿流也。其山雖關，尙梗湍流，激石雲洞，環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鑄廣之。上乃令焉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

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邱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阻，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工，水流湍澿，濤波尙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也。

敦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條

敦水出垣縣北敦山，南逕輔山。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源，不測其深。山頂周圍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於其上，潛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卽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餘丈，峰次青松，巖懸赭石，于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水廣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百六十許里，山岫迴嶺，纔通

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水。一水歷治官西，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敷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卽是山也。

河水卷五

虎牢又東過成皋縣北條

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翁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虢。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爲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岩岩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值茲邑，升眺

清遠，勢盡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

石城山同上條

石城水出石城山。其山復澗重嶺，欹疊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洩注。邊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巖側石窟數口，隱迹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

新臺又東北過衛縣南條

河之南岸有新城，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齊姜所賦也。爲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頽側。臺址枕河，俗謂之邱閣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

莘亭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條

漂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衛宣公使伋使諸齊，令盜待于莘。伋壽繼殞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

有故莘亭，阨限蹊嬰，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于河上，感二子于夙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爲孝祠矣。

聊城縣故城局上錄

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市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台，秀出雲表。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

碣石又東北過利縣北條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入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徒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椽王瓚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折官本曰「案折近則作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

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礪石入海，非無証矣。

汾水卷六

管涔山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條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曰管涔之山。其上

無木而多玉。

官本曰，「案山海經作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

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十三州志

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巖，有草無木，泉源導于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避于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拜而去。後曜遂爲胡王矣。

東西溫溪同上條

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左右近溪，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蔭，

雲垂烟接。自是水流潭漲，波襄轉泛。

羊腸坂同上條

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斬疆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任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墜縈行。官本曰「接近刻作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

冠爵津又南過冠爵津條

冠爵津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

澮水卷六

絳水澮水出河東絳縣澮交東高山條

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寒泉奮湧，

水經注寫景文鈔

揚波北注，懸流奔壑，一十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水西北流注于滄。

涑水卷六

涑水又西南過左邑縣南條

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澗，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東薪耳。

鹽池又西南過安邑縣西條

河東鹽池謂之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淨，澗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洑，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淫濫。謂之鹽水，亦謂爲竭水，山海經謂之爲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淵深，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

澤。

百梯山又南過解縣東條

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張陽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

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礮溪萬仞。方嶺雲回，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峰，清泉灌頂。郭景純曰：『世所謂蒼漿也，發于上而潛於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此巖，勢多巒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崑，尋葛降深。于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磨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文水卷六

謁泉山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隱泉水出謁泉山之上頂。俗云陽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崖絕險，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柏綺望。惟西側一處，得厯級升陟。頂上平地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于兩寺之間，東流漚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趙利驤曰「繩曰，又一作入。按又東之文恒見注中。」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矣。雨澤豐澍，則通入文水。

洞過水 卷六

原過祠 洞過水出沾縣北山條

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結宿情，傳芳後日，棟宇雖淪，攢木猶茂，故水取名焉。

晉水 卷六

晉水涼堂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壺山條

山海經曰「懸壘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逆，後人題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曠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懣，于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濟水卷七

白騎塢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流水條

同水出南原下，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爲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惟西版築而已。

榮口石門碑與河合流條

濟水又東合榮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榮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榮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要劄曰「南當作此。」有故碑云：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適荒厥土。謹全趙作遂。

往大河衝塞，侵齧金隄，以竹籠石葺土而爲碣，壞隙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趙改爲詔

書許誨立功。府卿

趙刊誤曰「府卿謂少府卿也，漢郡水養屬少府。」

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杭州。

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綠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憤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鯨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斁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云。

祝龍泉同上條

黃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若巨鼎揚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

濟水卷八

朗公谷 又東北過蘆縣北條

玉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瑤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奉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瑤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卽此谷也。」

大明寺 同上條

灤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

爲大明湖，西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華不注山同上條

濟水又東北官本曰「按此句之下，朱謀雄云，脫一逕字，按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注山乃華水之源，非濟水所逕，箋說非也。」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秦王陵又過方與縣北爲荷水條

焦氏山東卽金鄉山也。有家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家口，壑深十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堦門。門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堦門內二丈得外堂。堂之後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漢昌邑哀王家；」所未詳也。

清水卷九

瑤溪清水出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條

黑山在縣北脩武縣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

南流西南屈，瀑布乘道作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赴之聲，震動山谷。

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利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流，清冷洞觀，謂之清水矣。溪曰瑤溪，又曰瑤澗。

七賢祠同上條

長泉水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莖。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應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

號之爲竹林七賢。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天門 同上條

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全道容人下有平行之字。東南入，

徑至天井，

趙釋曰「按太平御覽河北天門山引水經注曰，俗謂之百家巖，巖可容百家，故以爲名。山有石穴狀如門，纒得通人，自平地東南入便至天井。」與此文異。

直上三匹有餘，坂躡而升，至上平，東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險絕

，無由升陟矣。上有比丘釋僧訓精舍。寺有十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

。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頽

官本曰按近刻作挺。

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

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朱作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

人矣。

焦泉 同上條

泉發于北阜，南流成溪，世謂之焦泉也。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張波

泉，次東得三淵泉，梗河參連，朱鑑曰：古本作梗河參連，女宿相屬，吳改作柯，據按此蓋謂魚鮑張波三淵之三泉如梗河之參，女宿相屬，是四川在重門城西，重門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並單川南注也。

太公泉 又東過汲縣北條

縣故汲縣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澹急，人亦謂之澹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于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遜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懷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沁水卷九

沁水沁水出上黨潞縣謁良山條

沁水即迨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

水經注寫景文鈔

水經注寫景文鈔

三〇

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

嚴巖水南過穀遠縣東條

巖巖水出東北隋氏關東北。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

。西南流注于沁。

陽阿水又南過陽阿縣東條

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其水沿波漱石，澗澗八丈，環濤穀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流上下，步徑裁通，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龍茂密，奇爲翳蒼也。朱謹曰「奇宋本作最。按奇字義通。下云青曹彌望，奇可覆也，是其詞例也。」

司馬孚造石門表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條

沁水南逕石門，謂之沁口。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按其表云：

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自銅鞮山，曲屈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石爲門，若天賜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滯，足以成河；雲雲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

詔書聽許，于是夾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

華嶽廟又東過野王縣北條

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柏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

水經注寫景文鈔

水經注寫景文鈔

三二

西巖同上條

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流巨輸，淵深不測，蘋藻菱芹，竟川合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萎。

淇水卷九

沮洳山淇水出河內陸虛縣西大鞞山條

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頽波滿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礫礫，交積墜澗，傾瀾溝邊，育本曰「按辨近刻訛作濟」朱箋曰「御覽引此作傾瀾」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曖若霧合。又東北沾水注之。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卽沾

臺之西溪也。

西流水同上條

淇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

，棟垂桀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

美溝 同上條

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于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

美溝之目矣。歷十二澗，澗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捍注，捲復深隍。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倦後隍隍。」王曰「按宋訛倦後。稍改澗浚。刊誤曰澗曰倦後二字訛誤，未詳。按廣韻澗水回旋貌，經曲釋文春秋方氏傳晉義曰浚深也倦後當作澗浚。」今本亦作澗浚。竊案倦後不必改字。上文云返水捍注，蓋水流返捍，與順流而下之水相激，捲而復還於深隍。

不周賞，情乏圖狀矣。

洹水卷九

雞翹洪 東過隆慮縣北條

縣隆慮縣有黃華水，出于神囿之山黃華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

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之流也。

水經注寫景文鈔

水經注寫景文鈔

三四

洹水枝津

又東北出山過縣南條

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北逕東明觀下，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矯矩趺勒甚佳。朱鑄曰「宋本作矩，恐當作距」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闕。北對射堂，綠水平潭，碧林側浦，可遊憩矣。

濁漳水卷十

望夫山路縣北條

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竚于山上，狀有懷于雲表，因以名焉。

抱犢固同上條

倉谷水出林慮縣之倉谷溪，東北逕魯班門西。雙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仍存。北逕偏橋東，卽林慮之嶠嶺抱犢固也。石墮西

陞，陟踵脩上五里餘，縵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全趙津改珠山頂，卽庾袞眩墜處也。事見晉書庾袞傳。

鄴西北三臺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條

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邱地名，今鄴西三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榱，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虎臺，高八丈，有屋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

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羣樹，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堦，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若亭，巍若仙居。

牛首水又東過列入縣南條

牛首水出邯鄲縣西塔山，東流分爲二水。洪濤雙逝，澄映兩川。

斥漳故瀆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條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

水東入清澗，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斷舊溪，東北出涓流

滌注而已。朱筠曰「玉篇云滌莫歷切澆水也。」

荆軻館東過范陽縣南條

濡水又東南流逕荆軻館北。昔燕丹納田生之言，尊軻上卿，館之于此。

趙釋曰「按此句上下有脫文。」

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棲情。

宋樓作怡。

。趙改。刊誤曰「怡怡黃舍曾本作栖怡。」

方外之士，尙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金臺同上條

濡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爲二瀆：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爲佳觀矣。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里。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餘，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北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徑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塔咸淪，柱礎尙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

郡征剽幸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
邦，故修連趙作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于前，子丹踵之於後，故雕
牆敗館，尙存鐫刻之石，雖無經記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

石泉固同上條

石泉水出石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衆山之內，平
川之中，四周絕澗限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土又高一匹，壁立
直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
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刹
于其上，更爲思玄之勝處也。

燕王仙臺同上條

闕駟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水官本曰按此南易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
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峰，甚爲崇峻，騰雲冠峰，高霞翼嶺，岫壑沖深

，合烟罩霧。着舊言燕昭王求仙處。

孔山同上條

易水又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篝火尋沙，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其深可涉。于中衆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故以孔山爲名也。

滹水卷十一

御射臺滹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條

滹水自縣靈邱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于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

，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

有御射石碑。趙碑曰按北史魏文成帝本紀靈邱有山高四百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峰，無能除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和平二年事也。南

則秀障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澗，每出是所遊藝

水經注寫景文鈔

三九

焉。

倒馬關東南過廣昌縣南條

涑水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爲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險之困行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涑。涑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園，建祇垣于東圃。東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峰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矣。

涑水自倒馬關至鴻山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條

涑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側，有祇垣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官本曰，「按此二語有舛誤。」王曰，「按趙盤虹乙作虹盤。」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涑。涑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峰，石墮透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巧棘之類者也。宋

曰「按華陽國志曰邛崃山本名邛笮，其巖阻峻，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注圓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
于澗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山上疑原岫盤谷，輕湍潄下，分石飛懸，一匹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澗。

委粟山 又東過唐縣南條

雹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

朱鑑曰，「謝云，宋本無如字。按如往也，言自西北也。」

城內有小山在城西

側而銳上，若委粟焉，疑地道記所云望都縣有委粟關也。

堯山 同上條

皇甫謐曰「堯山一名豆山。」今山于城北如東，嶄絕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堯廟，是卽堯所登之山者也。

黑水池 同上條

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池水

水經注寫景文鈔

東北，際水有漢中山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爲竇，通池流于城中，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頽毀，遺作廢。遺基尙存，今悉加土，爲利利靈圖。池之四周，居民駢比，填編穢陋，而泉源不絕。

安熹縣 又東過安熹縣南條

安熹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塗之難。王莽更名寧險。漢章帝改曰安熹。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曲，王曰曲朱箋作西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熹。秦氏建元中，唐水汎漲，高岸崩頽，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後燕之初，此木尙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疑，蓋城地當初山水洿盪，漂淪巨楫，阜積于斯，沙息_{息止也}。壤加，漸以成地，板築既興，物固能久耳。

陽城淀 又東過博陵縣南條

博水又東南逕殺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爲澤渚。渚水瀦漲，方廣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嬖媿中童，及弱年崽子，全本作至若弱童中女，或單舟採菱，或壘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流響。于時行旅過關，亦有慰于羈望矣。世謂之爲陽城涎也。

曲逆水同上條

濡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爲曲逆水也。

廣昌嶺同上條

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爲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趙作頂。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兼孤山之稱，亦峻竦也。官本曰案疎近知訛作疎。趙刊說曰類篇棘音。

水經注寫景文鈔

四四

灑，山脊也。峻崢山之最高處也。」

徐水源石碑同上條

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崖下。水陰又有一碑。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巒，巖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邃，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趙釋曰按此下有缺文。寰宇記滿城縣五迴山引此碑云飛矢踰于巖山三百餘步。後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樂良公乞文于射所立碑。中山安喜賈瓚書。足補此注之逸。」刊石用讚元功。」夾碑並有層臺二所，卽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

郎山同上條

徐水東北屈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衆岑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崩巖，亦如劍杪，極地險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

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

石門 同上條

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澗洩注，七丈有餘，澇盪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自激，濤襄四陸，瞰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聖水卷十二

石穴 聖水出上谷條

聖水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着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嘗篝火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所趣詣。一穴西南出，入穴經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

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也。

巨馬河卷十二

白澗溪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涑山條

涑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

藏刀山同上條

涑水又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鑲鑲相比，咸悉西首。

涑水故瀆同上條

涑水東逕徐城北，故瀆出焉。刊誤曰「出焉上落沙澆二字。」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水東南流，即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即涑水之故瀆矣。水盛則長津宏注，水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于迺縣，則舊川矣。

巨馬河東過道縣條

涑水上承故瀆于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潭。潭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涑流，控引衆水，自成淵渚。長川漫下十許里，東南流逕道縣故城東，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

紫淵又東南過容城縣北條

巨馬水又東鄴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道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繚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

督亢溝同上條

督亢溝水上承涑水于涑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過之微川輟流，水德舍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道縣北。又東逕涿縣鄴亭樓桑里南，卽劉備之舊里也。

水經注寫景文鈔

瀑水卷十三

燕京山大池瀑水出雁門陰館縣條

瀑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卽溱洧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通，承太原汾陽縣燕京山之大池。池在高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趙方下增八字。釋曰，元和志補過通八里。澄渟鏡淨，潭而不流，若

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沖照，池中嘗趙作會無斥草，及其風籟

有淪，實本曰，按斥御覽引作片。輒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耘鳥也。其水陽燠

不耗，陰霖不濫，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過

大風，趙刊誤曰箋曰過當作過，按過字不誤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

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鏡潔，不異大池。浙江水經

云，「昔大禹卽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耨，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

南池同上條

桑乾枝水又東流，長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
清深，晨鳧夕雁，泛濫其上；鱉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
，所寡惟良木耳。俗謂之南池。

白狼堆同上條

瀑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于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
稱焉。阜上有故宮廟樓榭，基雉尙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
野，爲升眺之逸地矣。

永固堂同上條

羊水又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山南。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
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
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探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爲之，雕鏤隱起，
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

石爲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爲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聞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

白楊泉同上條

白楊泉上有白楊樹，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原，亭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

平城縣南同上條

如渾水又南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史記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雁門。」卽此縣矣。王莽之平順也。魏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破全本安昌上有太和二字。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闕。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陽八風谷之繙石也。太

和殿之東北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卽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遊筆。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國之圖籙秘籍悉積其下。臺西卽朱明閣，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樓。樓甚高竦，加觀榭于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爲城里諸門啟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其制甚妙，工在寡雙。又南遠出郊郭，弱柳蔭街，絲楊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圍溉，長塘曲池，所在布瀼，故不可得而論也。

寧先宮同上條

如渾水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爲太上皇所居故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徒之于此。余爲尙書祠部與宜都王穆羆同拜北郊，親所經見。柱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爲工巧，去子丹碑則遠矣。

平城縣東同上條

如渾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其廟階三成，四周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爲圓基，令互相枝梧，以版砌其上；欄陛承阿，上圓，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室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師宣揚道式，暫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廡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榭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靈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容鸞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

盡美善也。其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于南涓，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爲梁。

火井同上條

西溪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趙改暴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卉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發臺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井東有火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

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陵人，不可暫停。

靈巖同上條

武州川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澗錦鏡，綴目新眺。

橋山溫泉同上條

橋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雕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

雁門山同上條

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于雁門之山，雁出其門。」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嶽，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大翻山小翻山又東過涿鹿縣北條

陽溝水西南流逕居庸縣故城北，西逕大翻山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

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趙刊誤曰蓋曰古本作首發于道，按道字不誤。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落馬洪 又東南出山條

瀑水又南出山，瀑布飛梁，懸河注壑，瀾湍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

西湖 過廣陽郡縣北條

洗馬溝水上承蘄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源，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爲遊矚之勝所也。

水經注寫景文鈔

五六

清泉河又東至瀛陽雍奴縣西入筍溝條

俗諺云「高粱無上源，清泉無下尾。」蓋以高粱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剛；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爲微津，散漫難尋故也。

濕餘水卷十四

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條

其水

濕餘水

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

扉悉石也。蓋故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郭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沽河卷十四

獨固門沽河從塞外來條

沽水又南出峽。夾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爲依
據，巖壁升聳，疎通若門，故得是名也。

鮑邱水卷十四

孟廣嘯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條

孟廣嘯水出嘯下。嘯甚層峻，峨峨冠衆山之表。

伏凌山同上條

石門水出伏凌山。山甚高峻，巖障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

雌騷峨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

夏澤又南過潞縣西條

鮑邱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朱趙有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

無垠也。

盤山水又南至雍奴縣北風東入于海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盤山水出山上。其山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可高二
十餘里，秦湍皓然，頽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洵水。

博陸城同上條

薛瓚曰『按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城在且居山之陽，處平陸之
上，市帶川流，面據四水。

石門口同上條

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

觀雞寺同上條

巨梁水西南流逕觀雞山，謂之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寺內起大堂，
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
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
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

濡水卷十四

石挺 濡水從塞外來條

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挺在層巒之上，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仞。牧守所經，命選練之士，彎張弧矢，無能屈其崇標者。

大碣石山 又東南過梅陽縣西南入于海條

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鑿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齎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

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

洛水卷十五

鷓鴣山東北過盧氏縣南條

鷓鴣山有二峰，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緩徒喪其捷巧，饑族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峯，方乃就辨優劣耳。故有大小鷓鴣之名矣。

檀山塢同上條

檀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

一合塢又東過陽市邑南條

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卽爲固，一合之名起于是矣。

雲中塢同上條

渠谷水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迢遶層峻，流煙半垂，纓帶山阜，故塢受其名。

熊耳山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條

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卽是山也。

百稱山又東過偃師縣南條

九山溪水出百稱山東谷。其山孤峯秀出，嵯嶮分立。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謂是山也。

伊水卷十五

孤山又東北過臨渾縣南條

焦澗水東流逕孤山南。其山介立巒上，單秀孤峙，故世謂之方山。

水經注寫景文鈔

伊闕又東北過伊闕中條

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鑄石開軒，高巖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

穀水卷十六

峽石穀水出宏農颍池縣南潘冢林穀陽谷條

穀水又東逕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

缺門山同上條

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二壁爭高，斗臂相亂，西瞻雙阜，右望如砥。

廣陽北山同上條

廣陽川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峰相亂。

景陽山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條

穀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

要刪補遺曰一寰宇

肥引有樓字。高百尺，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陽山，餘基尙

存。」孫盛魏春秋云：「景初元年，明帝愈崇宮殿，雕飾館閣，取白石英及

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于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

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羣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

。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

，夾水得相逕通。」東涼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

涯。」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江下疑當無復髮髯矣。

景陽山都亭同上條

穀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

爲之，以緇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瑤華宮南，歷

水經注寫景文鈔

六三

景陽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險，雲臺風觀，纓轡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鳥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臯，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于層石，繡薄叢于泉側，微颿暫拂，則芳溢于六空，實爲神居矣。

廣莫門 同上條

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修亘，苞總衆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壠也。

神虎門 雲龍門 同上條

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門衡楸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溼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

尸鄉同上條

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爲非，以爲帝譽都矣。』晉太康記地理記並言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按司馬彪郡國志以爲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負原來郭，多墳壙焉，卽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陸詩叙：『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朱箋曰：「異苑作抗。」前致一辯。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此下疑當復有逆旅二字。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攢木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

渭水卷十七

石鼓又東過冀縣北餘

水經注寫景文鈔

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年天
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
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去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
鼓鳴則有兵。

藉水口又東過上邽縣條

渭水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

濛水同上條

濛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衆流，積以成溪。

渭水同上條

渭水東南流，衆川瀉浪，雁次鳴注。

白龍泉又東過陳倉縣西條

白龍泉，泉徑五尺，源穴奮通，淪瀾四泄。

吳山同上條

泝水又東會一水，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峯霞舉，燥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恆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文以爲泝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趙刊誤曰「按空讀上聲與孔同，小穴也。」懸波側注，漰澇震盪，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泝。

磻溪同上條

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浪，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滋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九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隄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

渭水卷十九

逍遙園藕池 又東過長安縣北條

泚水東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飮。

華山 又東過華陰縣北條

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見父與數人博于石上，敕度世令還。」山層雲秀，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

漾水卷二十

漢水北山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歸家山條

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

南呀北呀 同上條

漢水又西逕南呀北呀中。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壠低昂，亘山被阜

。古諺云，南呀北呀，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五百里，有民萬戶。」囑其邱墟，信爲殷矣。

百頃山同上條

漢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

秦岡山同上條

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尙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巖軒，峰枉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于福應愆違，方俗是祈。

劍閣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條

小劍戍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趨趨」，信然。

丹水卷二十

墨山丹崖山 又東南過商縣南條

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續彩奮發，黝焉若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積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爲殊觀矣。

汝水卷二十一

大孟山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條

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蒙柏谷。

魏曰孫云，「當作黃柏谷。」

當巖障深高，山岫邃密

，石徑崎嶇，人蹟裁交。西卽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蔭，尹公度之所棲神處也。

蒙柏谷同上條

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也。

溫泉東北過其縣北條

廣成澤水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于川左，泉上華宇連蔭，茨蕞交拒，方塘石沼，錯落其間，頽道者多歸之。

養水又東南過潁川鄉縣南條

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爲沙水，故亦名之爲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爲稱，更用惑焉。但流雜閒居，裂漑互移，致令川渠異容，津途改狀，故物望疑焉。

龍淵又東南過定陵縣北條

百尺溝之東有澄潭，號曰龍淵。在汝北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

水經注寫景文鈔

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饒魚筍。

栗州又東南過汝水上蔡縣西

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蒼彥云：「城北名馬澗，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卽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埽，甚間敞，州宰及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瓠，平安王肅起高臺於小城，建層樓於隅阿，下際水湄，降眺栗渚，左右列榭四周，參差競踣，奇爲佳觀也。

穎水卷二十二

太室山大潭東南過其縣南條

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

上甚平整，繙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南逕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

蔡昭冢又東南至新陽縣北條

別汝又東逕蔡岡北。岡上有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后稷之冑。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低，殆存而已。

洧水卷二十二

張伯雅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領山條

綏水東南流逕漢宏農太守張伯雅墓。塋域四周，壘石爲垣，隅阿相降，列於綏水之陰。庚門表三石闕，夾對石獸于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側樹兩石人，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舊引綏水南入塋域而爲池沼。沼在田地，皆蟾蜍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淪，凋毀殆盡。夫富而非義，

比之浮雲，况復此乎！王孫楊王孫漢書有傳。士安皇甫謐字士安。斯爲達矣。

龍淵水又東南過長社縣北條

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輟流。其瀆中滲泉南注，東轉爲淵。緣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所謂淵無潛鱗也。

澗水卷二十二

澗水渭水出鄠縣西北平地條

澗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

獲水卷二十三

彭祖樓又東至彭祖城縣北條

城之東北角，起層樓于其上，號曰彭祖樓。其樓之側，襟汜帶泗，東

北爲二水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爲佳處矣。

睢水卷二十四

蠡臺東過睢陽縣南條

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

瓠子河卷二十四

雷澤又東北過陳邱縣爲濮水條

澤之東南卽成陽縣。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爲西南，號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笱，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朱鑑曰，「詩疏云，駸馬梓榆也。諺曰，砍檀不諱得繫迷，

聚迷尙可得駱馬。言三木之相似也。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尙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疎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于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

歷山同上卷

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

汝水卷二十四

萊蕪谷 汝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過其縣南條

從征記曰「汝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饒松柏，林蒼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廻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備慄之懼；危蹊斷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

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普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植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植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躊躇，爲之屢眷矣。』道元按曰：「余按麥邱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蓋謠者之謬耳。」

泰山屈從縣西南流條

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里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乃知是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朱繩曰：「今封禪儀記曰：不可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鑿遊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縵索可得而登也。」

水經注寫景文鈔

泗水卷二十五

嶧山又西南過瑕邱縣東條

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釋邑之所依以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罅孔，遭亂輒將家人入罅，外寇雖衆，無所施害。」

丁溪又東南過呂縣南條

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此溪謂丁溪水卽陸機思行賦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者也。

巨洋水卷二十六

熏冶泉又北過臨朐縣東條

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瀨于窮

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治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治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涸石，淺鑿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遂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柱笏朱謀壙云當作桂檣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旣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浴。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芍藥，實亦潔並飛鱗。

委粟山同上條

巨泮水又東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形若委粟。

棋山又北過劇縣西條

康浪水發縣西南棋山。無事樹木，而圓峭孤峙，巖旼分立。

淄水卷二十六

水經注寫景文鈔

水經注寫景文鈔

八〇

石井又東過利縣東條

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山頂洞開，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爲劈頭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湃之音，驚川聒耳，溯濟之勢，狀同洪河。北流入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于中關絕，乃積綿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

七級寺同上條

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徧駕，迴閣承阿，林之之字疑衍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膠水卷二十六

土山，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條

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朱蓬曰，玉窟作坑，管亢，云鹽澤也。相承，修煮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

沔水卷二十七

漢中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口條

初平中，劉焉以張魯督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嶺嶺，周迴五里，東臨潯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

諸葛亮墓同上條

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定軍山也。卽因地勢，不起墳壘，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女郎山同上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卽其所，我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

胡城東過南鄭縣南條

門水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

小成固又東過成固縣南條

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城北二十里有輿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輿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官本曰按照近刊作臨。東歷上濤而逕于龍下，蓋伏石驚湍，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有丘郭墳墟，舊謂此館爲龍下亭。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爲山行之始。

寒泉同上條

寒泉水東出寒泉嶺。泉湧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頽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原風雨之池。朱箋曰，「雷次宗豫章記云厭原山西北有洪井，井北五六里有風雨池。山高瀨激，奔散遠灑若雨。」

猴徑灘同上條

漢水又東逕猴徑灘。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焉。

陽都坂同上條

漢水又東合躡蔭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溪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峽縲百重，絕壁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良阻，地窮坎勢矣。」

敖頭同上條

漢水又東歷敖頭。舊立倉儲之所。傍山通道，水陸險湊。

嵐谷又東過西城縣南條

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險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颼，故川谷擅其目矣。

鱣湍同上條

漢水又東爲鱣湍，洪波濟盪，溯浪雲頽。古者舊言有鱣魚奮鱗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鯁失濟，故因名湍矣。

沔水卷二十八

滂灘淨灘又東過堵陽縣條

漢水又東謂之滂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湫，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滂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

趙增也字。

武當山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條

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蓼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于衆嶽，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樂食延年者萃焉。』

漢陰臺又東過襄陽縣北條

檀溪水自湖鴨湖也。兩分，北渠卽溪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

，按眺農圃，情逸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

魚梁洲又從縣東北風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條

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于千里，賁深心于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韵似孟達上堵吟矣。

習郁魚池同上條

沔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鬘于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湫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爲之歌曰，「山公出何處？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大暑臺又東過荆城東條

赤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湖東有大暑臺，高六丈餘，縱廣八尺，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以暢遠情。

澹口同上條

沔水又東得澹口，其水承大澹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澹丹渠」是也。

沔水卷二十九

三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條

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蠡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湍水卷二十九

芳菊溪 湍水出麗縣北芬山條

菊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

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搗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尙矣。

張詹墓同上條

湍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尙不見發。六年大水蟹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銅南山，寧同壽乎！

淮水卷三十

九渡水 淮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條

九渡水出雞翅山，溪澗濼委，沿遡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故亦

謂之爲九渡焉。于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數丈，素湍直注，頽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

金山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條

澗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

澗水卷三十一

女靈山澗水田南陽魯陽縣西之幾山條

澗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不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楹插霄矣。北面有如頽落，劣得通步，好事者時有扳陟耳。

澗水卷三十一

魯陽關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支離山條

魯陽關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

水經注寫景文鈔

八九

『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賊處也。

王子雅墓同上條

潁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峙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其上欒櫃承拱，雕簷四注，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林下，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

潁水卷三十一

大洪山潁水出蔡陽縣條

潁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築趙作基所跨

，廣圓百餘里，峰曰懸鉤，處平原衆阜之中，爲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郭層峻，巖高皆數百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漉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及窮深，以穴內常有風，熱火無能經久故也。澗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廣厚，可以浮舟楫巨川矣。刷要補遺曰：厚御覽引作寬廣，是也。並無巨川二字，當據刪。時人以澗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澗山矣。

溫水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條

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根岸重沙，端淨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溲雞。洪瀏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澗水。

肥水卷三十二

北溪又北過壽春縣東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頽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澗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爲廣，小足間居，亦勝境也。

八公山劉安廟北入于淮條

船官湖北到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希見猶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鑿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卽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

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土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
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卽崔瑛所
謂余下壽春，登此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
尋安，同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按
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

沮水卷三十二

景山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條

沮水出東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也。高峰霞舉，峻竦層
雲。

青溪同上條

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卽
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

水經注寫景文鈔

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弘之云：「稠木旁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崖，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視，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

涪水卷三十二

成固城涪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條

城周七里，裕澗帶谷，絕壁百尋。北谷口造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盤道登陟，方得城治。

江水卷三十三

熊耳峽又東南過健爲武陽縣條

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

永安宮又東過魚復縣南條

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水迴濶，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額塘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居，多墾其中。

八陣圖同上條

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以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

白帝城同上條

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東漢溪，卽以爲隍。西南臨大江，闕之眩目。惟馬嶺小差委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四，然後得上。

廣溪峽同上條

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頽巖依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卽降雨。

江水卷三十四

巫峽又東過巫縣南條

江水歷巫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常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箆，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墮，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頽巖所餘，比之諸嶺，尙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衡山及九疑山。其翼附羣山並縶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

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丹陽城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條

江水又東逕一城北。其城憑嶺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

歸鄉縣故城同上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九七

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山松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墮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與。」余謂山松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

空冷峽 又東過夷陵縣南條

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之空冷峽，峽甚高峻，卽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勢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兩郡督郵爭界于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爲不如也。

插窳 同上條

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窳下。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

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也。

人灘同上條

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崿，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

黃牛灘同上條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逕趙作。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西陵峽同上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九九

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冷冷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巒嵒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

陸抗城同上條

江水又東逕故城北，所謂陸抗城也。城卽山爲墟，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山松爲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

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

江南諸山同上條

袁山松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百重，朱趙作里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霧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

過，正可再見遠峰耳。」

宜都城又東南過夷道縣北條

夷道縣劉備改曰宜都，爲二江之會也。

趙釋曰全氏曰按夷水別名清江，其入江也，有涇涇之分，故曰二江之會。

北有湖里淵，淵上橋袖蔽野，桑麻闡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官于蜀，屢愆秋期，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尙存矣。

青衣水卷三十六

蛾眉山至雙爲南安縣入于江條

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蛾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

若水卷三十六

堂琅縣高山又東北至健爲朱提縣西條

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館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

瀘津水同上條

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

瀘峰最爲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

延江水卷三十六

更始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條

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口石門，空岫陰深，邃澗閭密，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無不危心于其下。

溫水卷三十六

西捲縣東北入于鬱條

壽冷水東逕區粟故城南。攷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其

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

要刪曰「熊會真曰，城角如何能作十字形，十字或是一字之誤也。」

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

輒城二丈，上起輒牆一丈，開方隙孔。輒上依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宮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居周繞，阻峭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邑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薄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

咸驩同上條

咸驩屬九真。咸驩以南，麀鹿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目籠山。

松原同上條

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南移之嶺，崦不踰仍，倉庚懷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嚶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

林邑城同上條

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壑流浦，周繞城下。東南澗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甃城三丈，上起甃牆一丈，開方隙孔。甃上依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鷗尾，迎風拂雲，綠山瞰水，竊翫翬鵬。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

林邑城外同上條

其城隍澗之外，松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筌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澄。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間闕。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

梓之敬成俗也。

夷水卷二十七

恨山北溪東入于江條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恨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遊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澧水卷二十七

嵩梁山又東過零陽縣之北條

吳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蒼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門角上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

沅水卷三十七

陽欺崖 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條

施水南出施山，溪源有陽欺崖，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先有人居處其間，細泉輕流，望川競注，故不可得以言也。

夷望山 又東北過臨沅縣南條

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

白壁灣 同上條

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巖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

三石澗 同上條

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力均峙，秀若削成，其側篋竹便娟，致可玩也。

綠蘿山 同上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沅水又東帶綠蘿山。綠蘿蒙幕，頽巖臨水，實釣渚漁詠之勝地。其迭
響若鐘音，信爲神仙之所居。朱作頽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
浮響若鐘，無錄下二十九字。趙同。

平山同上條

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託者不能自
絕于其側。

枉人山同上條

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使得枉人山。山西帶脩溪一
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

浪水卷三十七

尉佗舊治處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條

建安中吳遣步騭爲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
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

鼉，鼉鼉，鮮鱓，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晦，復趙作道回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逍遙。巖登高遠望，視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

資水卷三十八

都梁山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條

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趙有號，縣受名焉。

湘水卷三十八

九疑山又東北過泉陵縣西條

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蒼梧之野，峰秀數郡

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

衡山又東北過重安縣東條

湘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罔，一名芙蓉。芙蓉峰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霧素朝，不見其峯，」丹水湧其左，灋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岫屨，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禹治洪水，血馬趙作用白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芙蓉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飄謠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吳芮冢又北過臨湘縣西條

縣北有吳芮冢，廣袤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廬郭之佳憩也。

瀟湘又北過羅縣西條

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櫂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

編山又北過下雋縣西條

編山山多篋竹，兩山其一謂相次去數十里，迴時相望，孤影若浮。

溱水卷二十八

藍臺山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條

武溪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臺，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瀨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瀨水。

冷君山東至曲安縣縣邑條

水經注寫景文鈔

冷水東出冷君山，山羣峰之孤秀也。晉太元十八年崩十餘丈，于是懸澗瀑挂，傾流注壑，頽波所入，灌于瀧水。

靈石同上條

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耆舊傳言石本桂林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其傑處臨江，壁立霞駭，有若續焉。水石驚瀧，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翫不已。

滇陽峽過滇陽縣條

漆山又西南歷臯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滇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嘗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

觀岐同上條

漆水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崖

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蕭。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涇水卷三十九

堯山東南過含涇縣條

陶水東出堯山。山盤紆數百里，有赭壘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宮所。」

耒水卷三十九

耒水十四瀨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條

耒水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潏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爲行旅源涉之艱難也。

華山又北過其縣之西條

華山亦曰華石山，孤峰特聳，枕帶雙流。

水經注寫景文鈔

耒水同上條

耒水東流沿注，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徘徊留念，情不極已也。

泃水卷三十九

洋湖口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條

泃水東北有峨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于其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藉念泉鄉，遺詠在茲。覽其餘誦，依然息遠，匪直邈想霞蹤，愛其文詠可念，故端牘抽札，以證其詠。其略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嶺千巒洋湖口；命飛螭，駕白駒，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如。」蓋勝賞神鄉，秀情超拔矣。

贛水卷三十九

贛水又北過南昌縣西條

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明廟。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朱箋曰二十七卷內有云勢同厥原風雨之池，此當作厥。趙改厥。原山，疊障四周，杳邃有趣。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瀨激，激著樹木。朱重樹木二字。箋曰宋本無此二字。趙刪。霏散遠灑若雨。朱箋曰御覽引豫章記曰去洪井六七里有風雨池，山橋水出，激著樹木，星散遠灑，如風雨焉。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有二崖。朱箋曰似當作降。號曰大蕭小蕭，言簫史所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繁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未辨，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矣。」

廬江水卷三十九

廬山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作

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鄩。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

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開山圖曰』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嶂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質，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

石門水同上條

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許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于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神舍南。太元中沙門釋遠慧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卽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墜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

石鏡同上條

廬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趙作晨光初散，則延矐入石，豪細必察，故名石鏡焉。

廬山瀑布同上條

廬山東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卽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巨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

廬山南同上條

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遂記爲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落星石，周廻百餘里，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廻一里，竦立百丈，轟然高峻，特爲瓊異。上生林木而飛鳥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

漸江水卷四十

遂安縣南溪漸江水出三天子都條

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鱗。

天目山同上條

桐溪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西有瀑布下注，數晦深沼，名曰浣龍池。

紫溪同上條

紫溪又東南流逕白石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峰交峙，反頂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名曰樓林。

蘇姥布北過餘杭東入于滬條

蘇繖布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如牀，牀上有石牀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後向時比矣。」

定陽溪水 同上條

定陽溪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綠溪，悉生支竹及芳積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秦望山 同上條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峰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孫校云御覽以孫校二字作至。懸墜孤危，徑路險絕。記

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迴多風所致。山南有嶠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

麻溪同上條

若邪溪水上承嶠峴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數晦，甚清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發狃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樑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文。然山栖遯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爲貴，荷錢致意，故受者以一錢爲榮，豈藉費也，義重故耳。

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同上條

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栽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好，水流逕通。

怪山同上條

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琅邪郡之東武縣山也。遠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于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

洩溪同上條

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

石橋同上條

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上有

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兩旁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最響外發，未至橋數里，便聞其聲。

嵎山同上條

江水北逕嵎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渚平靜。

禮改淨

成功嶠同上條

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歛路峻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孤峯特上，飛禽罕至。嘗有採藥者沿山見通溪尋上，于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光潔，還復更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憩讌，故以壇讌名山。

嵎山嵎山同上條

嵎山與嵎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哇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

太康湖同上條

浦陽江自嶗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左濱長江，右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鏡。于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爲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舟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營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朱鏡曰會稽志引此注云，俯眺平烟，杳然在下。水陸寧宴，足爲避地之鄉矣。

眺浦同上條

始寧縣下有小江，源出眺山，謂之眺浦。浦西通山陰浦而達于江，江廣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蔭被水，江闊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棹，望景爭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

蘭風山同上條

上虞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

有三嶺，枕帶長江，蒼蒼孤危，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蘭風，垂釣于此，以永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否？方平答曰，釣亦不得，得亦不賣。

漁蒲湖同上條

上虞縣東郭外有溪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塢，有石榭一所。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

水經注寫景文鈔終

目書版出部理經版出社樸

古史辨第一册 四版， (顧頡剛著)	甲種實價二元四角 乙種實價一元八角 丙種實價一元二角
子路(高似孫著)	實價三角五分
諸子辨(三版，宋濂著)	實價二角五分
戴氏三種(再版，戴震著)	定價八角
西行日記(陳萬里著)	實價八角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李笠著)	實價五角
國學月報彙刊第一卷	實價八角
國學月報彙刊第二卷	實價一元
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	實價一元
歐洲哲學史上卷(徐炳昶譯)	實價四角
生命之節律(秋士譯)	實價一元
哲學評論(第一卷)	實價三角五分
社會學上之文化論(孫本文著)	實價一元五角
文化與政治(許仕廉著)	每期實價三角
國內幾個社會問題的討論(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二角
(許仕廉著)	
社會學界(第二卷)	實價一元
普通生物學(經利彬著)	實價一元二角
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周太玄譯)	實價五角
原子新論(何道生譯)	實價四角五分

陶庵夢憶(張岱著)	實價五角
聊齋白話韻文(清蒲松齡著)	實價五角
蓉湖(期刊)羅慕華編	實價三角五分
歧路燈(第一册)(李綠園著)	實價八角
粵風(李調元編)	實價一角五分
文品彙鈔(紹虞編)	實價
四六叢話(孫梅著)	實價二角五分
論文雜記(劉師培著)	實價二角
人間詞話(三版，王國維著)	實價二角
張玉田(馮沅君編)	實價一元二角
中國文學概論(像彬鈔譯)	實價一元
憶(小詩集)(俞平伯著)	實價一元
劍鞘(葉紹鈞俞平伯著)	定價一元
玉君(四版，楊振聲著)	定價一元
初日樓少作(嚴既澄著)	定價五角
燈花仙子(孟堯松著)	定價三角
髡須(李青崖譯)	定價三角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定價四角
(潘家洵譯)	
軍人之福(楊丙辰譯)	甲種實價五角
佛西論劇(熊佛西著)	乙種實價三角五分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實價八角五分
(采真譯)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五角

注意：欲得本社詳細書目及崑山書社書目者，請賜函示知地址，當即奉寄。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

水經注寫景文鈔

甲種洋宣紙實價五角
乙種瑞典紙實價三角五分

編者 范文瀾

出版者 樸社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總代售處 景山書社

分售處 北平及各省各大書坊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